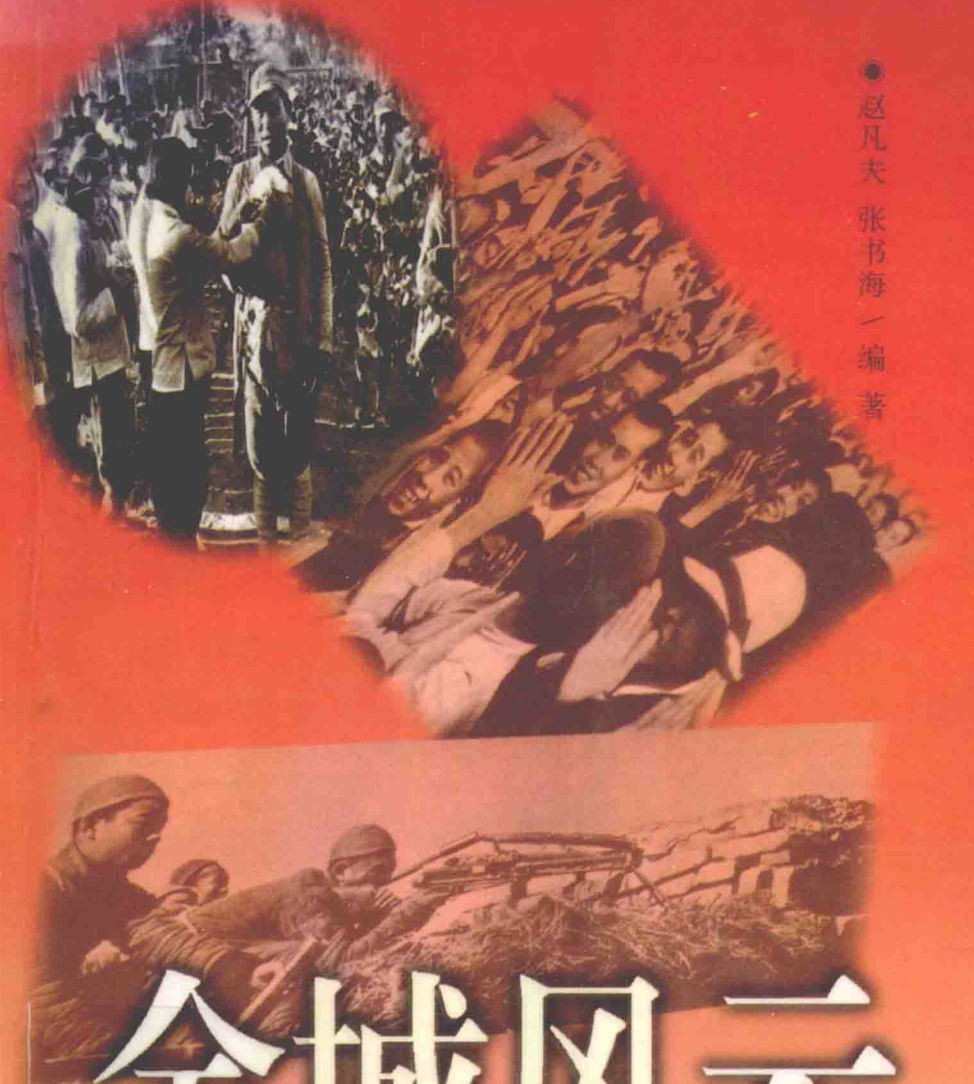


● 赵凡夫 张书海 编著



金城风云

——桦甸革命斗争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一章 清末民初反帝反封建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对外屈膝投降,任帝国主义肆意蹂躏宰割,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帝国主义,日、俄在东北的土地上摆开战场,你争我夺,对东北人民恣意奸淫掠夺,造成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在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军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影响下,东北农民起义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侵略斗争,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流域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军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几支农民起义军先后转战到桦甸,把桦甸作为重点活动地区,长时间地开展武装游击战,桦甸人民参军参战,积极投入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斗行列。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中,韩登举是桦甸人民的杰出代表,在抗击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领土方面立下了卓著功勋。民国时期,桦甸人民抗捐斗争,是桦甸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自发的、正义的革命行动,而且赢得了胜利。

第一节 农民起义军在桦甸

清朝自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压迫,1851年在南方发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运动以后,北方又连续不断的发生了捻军、义和团农民起义运动。在关内农民起义运动影响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东北发生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农民起义运动和二十世纪初的以反抗沙俄侵略为宗旨的农民起义运动,有力地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并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加重了东北人民的负担,引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

加之清政府调驻东北的军队进关镇压农民起义军,给东北农民起义反清造成了有利条件。东北各地人民抗租抗捐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大规模的反清风暴。1861年,活动在昌图一带的农民李维藩(外号乌痣李)领导的起义军在奉天围场内三道花园地方(今靖宇县花园乡,当时在韩宪宗领地内)设立二寨,占据山林。开始不过五、六百人,不久发展到一千数百人,编成70个支队。1864年,李维藩、刘果发部转战到桦甸(当时桦甸未设治,称吉林南山地区)的夹皮沟、木其河、柳树河子一带活动,抗击清兵,当地农民和金工热烈欢迎、大力支援农民起义军,不少农民、金工参加了起义军,壮大了农民起义军队伍。起义军杀死了检查土地的清朝官员。1865年(清同治四年)12月,农民起义军刘果发部来到四方甸子一带,和官兵展开激战,重创官兵。不久,李维藩率一支农民起义军也进入桦甸境内活动,1866年5月在江东木其河、富尔岭一带袭击官兵取得胜利,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这支农民起义军队伍坚持活动达十年之久。1866年初,农民起义军马傻子部转战到桦甸,招兵买马扩大力量,开展反清斗争。

1866年11月,吉林将军富明阿派乌铎营营总乌里布率兵来桦甸镇压农民起义军,并令韩宪宗派练勇助剿。韩宪宗派盟兄李茂林带兵阻截,和官兵一起镇压农民起义军,在辉发河南至那尔轰之间夹攻农民起义军。由于韩宪宗的练勇熟悉地形,作战勇敢,使农民起义军伤亡很大,被打死100多人,捣毁兵营20多处,迫使农民起义军陆续离开桦甸。刘果发率部转移到岔路河、一拉溪一带活动,李维藩向敦化方面进发,马振隆西去打宽城子(今长春),其他部队转移到蒙江(指现靖宇县)、抚松一带。

由于韩宪宗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富明阿奏请朝廷赐给韩宪宗六品军功,准其开垦木其河、漂河、桦皮甸子一带荒山荒地,安插金工,为韩宪宗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

1875年,三姓地方(黑龙江依兰县,当时归吉林管辖)孔广才

揭竿起义。孔广才原是韩边外(韩宪宗当年自称)手下的金工,由于不满清朝封建统治和官兵搜捕,起义抗清。众金工立即响应,很快集聚200多人,推选孔广才为头目。孔广才率起义军先攻打宁古塔,进城抢劫枪马,扩大队伍,接着又水旱两路顺松花江而下攻打三姓,孔广才率部入城,扩充了队伍,增强了兵力,加强了装备,提高了战斗力。

由于韩宪宗派乡勇助官剿匪,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农民起义军的报复。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夜间摸到九台县沐石河韩边外老家,冒充打牲乌拉衙门信使过路找宿,将韩宪宗胞弟韩庆宗杀死,迅速撤离。韩家族人遭到屠杀,噩耗传到地窖子,韩边外泣不成声,认为是助官剿匪得罪仇人所致。

1880年10月,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帮办边务的朝廷三品官吴大澄乔装入山,到韩家管区地窖子招抚韩边外,并偕韩边外到吉林省城谒见铭安。韩边外在晋见铭安时,除简述自己的身世和功过外,向铭安哭述了“助官剿匪”,使族人遭到杀害的悲惨情景,唤起铭安的同情,使之深受感动,让其回家处理丧事,并特令兵保护回其故里。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在京津地区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的义和团农民运动。东北地区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最残酷,人民反帝运动一触即发。沙俄帝国主义乘八国联军进北京,放松对东北侵略之机,加紧了对东北的侵略和扩张,1900年6月调10万大军侵入东北,9月占领吉林省城。沙俄军队占领东北后,大肆枪杀掠夺,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在吉林省有刘永和(又名刘单子)领导的忠义军和王和达、董毅敏领导的抗俄义军,于1901年1月在桦甸南部的海龙县正式组成忠义军,号称四十营,坚持抗俄武装斗争。总兵力达两万多人,刘永和任总统,王和达、董毅敏等任统领,提出“御俄寇、复国土”的斗争宗旨,开展声势浩大的抗俄武装斗争。开始在海龙、金川、通化等地活动。同年5月,刘永和率部包围

了海龙县城，激战两昼夜，攻城未克，被驻吉林省城五千俄军包围夹攻，展开激战，忠义军伤亡很大。刘永和率部撤离海龙前线，转移到龙岗山脉以后桦甸境内，到夹皮沟进行抗俄斗争，不少金工、伐木工人参加了起义军。1901年冬，忠义军在通化开展抗俄斗争，在沙俄、清兵的相互勾结包围下遭到失败。王和达、董毅敏突围后，穿过金川、蒙江的渺无人烟的百里原始森林地带，来到帽儿山，^①与号称女英雄的杨老太太领导的抗俄军六和拳会师。杨老太太本名杨洛太，参加过1891年朝阳地区的金丹教反洋教斗争，失败后来到帽儿山组建六和拳，从事武装抗俄斗争。

会师后形成1400多人的队伍，名声大振，很多农民参加起义军，一些小股农民起义军也纷纷投奔六和拳。沙俄侵略军听到六和拳在帽儿山竖起抗俄大旗，十分恐慌，派哥萨克骑兵向帽儿山进犯，遭到杨老太太的六和拳顽强抵抗。1902年7月，沙俄侵略军、清军巡捕队和当地练勇联合向六和拳进攻，经过反复多次较量，六和拳给予敌人重大打击，但起义军也付出重大代价，终因寡不抵众而失败。最后王和达队伍仅剩几人，化装成山客，身背木耳、药材、元蘑等物转移出去。王和达路过桦甸的红石砬子，住在高家店休息，被韩边外红石团练会得知包围，团练长徐景升率队查店，徐的部下有一人叫魏振福，是个老石砬子，当年在海龙当兵时被王和达部下俘虏过，后来逃跑投奔徐景升。他认出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的王和达，指告了徐景升，并狡猾地向王和达问道：“王统领，从哪儿来到这儿？”^②王和达看到自己的身份被暴露，就对团练长徐景升说：“徐当家的，擎功吧！”^③经过一场搏斗，终因人单势孤，不幸被俘，后被押解到吉林，英勇就义，时年仅30多岁。

王和达牺牲后，六和拳余部在杨老太太的领导下，转入地下分散斗争，离开帽儿山转战到铁岭、本溪一带活动，也曾来到桦甸的

^① 这个帽儿山不在桦甸境内，在临江县，当时属韩边外疆域的边陲。

^② ^③《近代东北史》267页。

夹皮沟、柳树河子一带开展斗争。忠义军和六和拳的抗俄武装斗争，沉重的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挫败了他们的侵略阴谋。

第二节 韩登举抗日拒俄保卫边疆

辽南抗日

韩登举是韩边外之长孙，未进入弱冠之时，就跟随祖父学习掌管家业的本领，有应酬世故的经验，是韩家事业的理想继承人。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并进攻清政府驻平壤军队（当时朝鲜是中国属国，由中国保护），8月1日中国对日宣战。由于清军腐败没有战斗力，被日军打败，不久战火烧到中国东北，11月日军进攻辽东半岛，12月占领海城。清政府在不计可施的情况下调遣吉林将军长顺招募韩宪宗领兵前去辽南抗日。御前二等待卫荣和自愿报请回吉林招募新兵抗敌。1894年10月27日，军机处电传光绪帝谕旨：“吉林金厂头目韩效忠（1880年11月，吴大澄带领韩宪宗到吉林省城见吉林将军铭安后，韩宪宗改名韩效忠，意在效忠朝廷），闻来人颇勇往，现居何处，着长顺查明招募前来……，共成数营，即归该将军统领赴奉省助剿，收资得力。”朝廷明令韩宪宗率乡勇赴辽南助战，屡受朝廷恩典、加封。有为朝廷效忠思想的韩宪宗，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他的领地也危在旦夕，加之荣和又到韩宪宗处游说，韩宪宗当然愿意出兵抗敌为国尽忠。怎奈韩宪宗已年逾古稀，赴疆场困难，其长孙韩登举也看出这种局势，主动提出替祖父出征，率民团赴辽南抗日。于是韩宪宗同意由长孙韩登举立即招兵买马，抽调乡勇，包括猎手和管区青年，都在应征之内，很快组成500人的民团。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委任大管

家姜继昌为粮饷委员。韩登举率部前往吉林省城，到吉林后编入敌汽新军，韩登举任管带，成为荣和手下的将领。1894年12月随荣和出征赴辽南，于1895年1月到达海城前线。当时海城已被日军占领，固城据守，并威胁辽阳，战争形势十分危机。辽阳是沈阳之南大门，辽阳失守，沈阳危在旦夕，清廷急令四川提督宋庆、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调集兵力赴辽南助战，拼死夺回海城，保卫辽阳。正在这战势严峻的时候，韩登举率民团到达海城前沿阵地，为前线增加了兵力。在战斗中韩登举民团作战勇敢，不怕牺牲。12月19日，未到前线的荣和、韩登举率部与敌人马队30人、步兵300人交战，击溃敌军，伤敌多人，夺战马两匹。初战告捷，大大地鼓舞了前线官兵的斗志。韩家民团作战勇敢，枪法准，在前线大显身手，给前线指挥官以良好的印象。

1895年初，海城前线战场硝烟弥漫，1月初，韩登举民团随清兵自鞍山南下到达双庙子，第二天到达驼龙寨，在驼龙寨到牛庄一带与侵华日军发生战斗，从午间一直打到深夜。敌人的援兵到，韩登举民团从右路相抵，民团勇猛战斗，“并力包抄，鏖战一夜”，终于打退了敌军的进攻。1月15日，荣和、韩登举率部向海城逼近，当行军到二道岗时，忽然有大股敌军向清军袭来，韩登举挥师向前，勇猛冲锋，率先抢上山岗，枪炮齐发，激战一个小时，敌人死守不退，在清兵、民团合力猛攻之下，敌人支撑不住，扔下近百具尸体，向海城北的安村堡、教场、河沿等处敌营逃去。清军夺回大费屯、小费屯等要塞，军队就地驻扎，准备向海城之敌发起猛攻。当天夜里，敌人百余人偷袭韩登举民团驻地，被韩部击退，伤亡惨重，敌军残部逃回营地。

韩登举赴辽南抗日，到达海城前线后，先后参加了五次争夺海城攻坚战。在战斗中服从指挥，身先士卒，机智果断，英勇杀敌，多次立功。

1895年1月16日，第一次海城攻坚战。清军扫除海城北部敌

人外围之后，依克唐阿和长顺率清军拉开 15 公里长的战线，向海城包围，准备一战夺回海城重镇。在向敌人营地逼近时，受到炮火的猛烈攻击，这时荣和、韩登举率部从北路进入阵地。民团冲杀在前，直取海城。敌人四、五千人蜂拥而出，全力阻截清军，清军伤亡惨重，荣和、韩登举率部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敌人撤退，韩部乘胜追击，直攻到海城城下，忽然子弹如雨，荣和腿部受伤，战斗到傍晚，清军在此驻寨，韩登举率部退出阵地。

1 月 22 日，第二次海城攻坚战。荣和腿部受伤，由庆德指挥，韩登举部和清军四营，由西面进攻前敌，统领德英阿、乌勒兴额接应，扎克丹布带领清军由左面进攻。韩登举部为攻城主力，“奋力猛攻，连破敌数十卡，毙敌百余名，抢过王秀屯、河沿、徐家菜园，敌已不支”，清军又一次逼近海城城下，但日军另有埋伏，忽然突起，城上城下炮火齐发，清军后无援兵，不忍伤亡，且战且退，全军撤出阵地。

2 月 6 日，第三次海城攻坚战。在开始进攻时，韩登举民团为接应部队，负责从北部进攻望宝山（又称欢喜岭）之敌，“各军连番迭战，抢过各屯”，将日军逼回营地。“伏于壕沟，放炮死守”。清军枪炮齐发，奋勇向前，抢到半山腰数次，毙敌七八十人。这时南风大作，飞雪蔽日，敌人炮火不停，清兵奋战一昼夜，饥寒过度，难以支持，收兵回营，待机再战。

2 月 20 日，第四次海城攻坚战。依克唐阿留韩登举部埋伏前敌大费屯、小费屯附近河坎上阻截敌军进攻，并相机策应。定于 2 月 21 日分路攻城，实施第四次海城会战。这次攻城韩登举部虽未担任主攻任务，但设伏策应，支援各军攻城，一旦攻城部队撤退，韩部将在前沿阵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后撤，任务十分艰巨。韩部不惧艰险，英勇杀敌，无怪乎侵华日军将韩登举民团看成是心腹之患，既害怕又恨之入骨。为此，日军准备雪夜劫营，一举歼灭韩部。可是敌军刚摸到小费屯，被韩登举的哨兵发现。韩部虽苦战一天，

疲惫不堪，但听到敌人前来偷袭，立即投入战斗，向日军发起猛烈射击，经过激烈战斗，敌军扔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回营地。从此后再战，日军听到韩登举民团出击，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

2月27日，围攻海城的朝廷各路大军，分两路进攻，展开了第五次海城大会战。韩登举民团又跟随依克唐阿部队进军，各营先后占据了双山子、双喜岭、沙河沿、小王屯、大富屯等前沿阵地，与敌军相持数日，战斗处在一触即发的态势。由于各路大军包围海城，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势必成瓮中之鳖。于是日军施展调虎离山之计，一面对辽海平原进行了残酷大扫荡，用部分兵力牵制攻城清军，一面兵分两路南攻营口，北犯鞍山、辽阳。清军果然中计，盛京将军裕禄、辽阳知州徐庆璋连连向朝廷告急。28日徐庆璋又以十万火急向盛京将军裕禄求援。3月1日，清廷调长顺前去救援，长顺以“正在前敌，难以抽身”为由，按兵不动，并与北犯鞍山的日军发生战斗。3月2日，清廷再次电谕长顺率全军北上增援，依克唐阿、长顺北上增援辽阳，其他各路也撤离海城前线阵地，海城包围战不攻自破。日军乘机占领军事要塞牛庄、田台庄、营口。至此，清军一个半月的海城攻坚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海城攻坚战中屡立战功的韩登举部，随依克唐阿、长顺北上增援辽阳。辽阳知州徐庆璋对依克唐阿、长顺到来十分重视，对屡立战功的韩登举部更是倍加欢迎，热情款待，并将自招的步兵十二营，与依克唐阿、长顺、韩登举的民团合兵抗敌。为了保卫沈阳的门户辽阳，在辽阳南设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千山至鞍山的太子河、小河口，东西长60华里；第二道防线由判甲炉至沙河、刘二堡一带；第三道防线为后路，设在辽阳城南附近。韩登举民团设在鞍山的南海界一带为第一道防线，担任重要的防卫任务。相持数月，日军畏其所威，不敢前来进犯，韩部为保卫辽阳立下了功勋。

1895年8月，中日议和停战，依克唐阿提拔韩登举为三营统领，留驻奉天，荣和也因辽南抗日有功，由原来二等御前侍卫提升

仁军总统，但不久因克扣军饷，被弹劾革职。查办荣和案件时，株连到韩登举，韩登举只好离开奉天回到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因其辽南作战有功，遂请他出任吉林的吉字军统领，直到1897年其祖父韩宪宗病故，韩登举辞官从吉林回到领地继承祖业，成为韩家新一代的掌权人。

韩登举在国家遭受外帝国主义侵略时，挺身而出，前线抗敌，立下了不朽战功，记入了山东文登、栖霞和辽宁海城、复县县志。1911年日本政府出版的《吉林通览》记载了韩登举辽南抗日时的状况，上面写道：“日清战争爆发，清政府曾下谕韩边外，时逢国家大事，彼应率精领部众御敌……当时我军之一部于辽阳一带遭到大约六营背军的猛烈袭击，此乃韩登举军所为，至今国人记忆犹存。自此，韩登举军威遐迩。”

蚂蚁岭拒俄

1900年夏，八国联军进北京，乘清政府无力顾及东北之机，沙俄侵略军大举进攻东北，吉林将军长顺开始摸不透朝廷对沙俄军入侵的态度，在俄军侵入吉林境内时，就假惺惺地叫嚷抗敌，令韩登举第二次出征到吉林驻扎，抗击俄军，委任以吉林靖边将军统领的重任。韩登举立即率民团驻防法特哈门（今舒兰市法特镇），防止俄军从哈尔滨南下，保卫吉林省城。韩登举出于两个原因而率部拒俄：一是保卫国家安全，不受外国侵略；二是俄军占领省城后一旦南下，必然占领夹皮沟金矿，使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接到长顺调令之后，率部立即前往法特哈门抗敌。

后来长顺认为不投降没有好下场，于是派人传令省内官兵：“遇到俄军先示白旗，免带军械，万勿妄动。”又命令韩登举撤出法特哈门，返回故里。9月22日，长顺打开吉林城门，手执白旗，“迎接”俄军进城，俄军未动一枪一炮，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吉林省城。俄

军进城后，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很多市民背井离乡，逃往外地，有些人逃到韩登举管区避难。

韩登举率部在法特哈门驻防期间，对地形、要塞作了勘察，提醒乡勇作好战斗准备，乡勇们个个义愤填膺，决心与俄军决一死战，把俄国侵略军赶出去。可是吉林将军长顺屈膝投降，俄军占领了吉林省城，长顺星夜派人叫韩登举撤军。韩登举十分气愤，但也只好撤军，班师回故里。韩登举意识到：俄人早就对夹皮沟金矿垂涎三尺，俄军占领吉林后，肯定要得寸进尺，进犯南山，占领金矿。韩登举早就作了保卫金矿的准备。在法特哈门设防，有官府军令，回领地守卫，自己有主动权。因此，在长顺令韩登举撤军时，韩登举已购得七千斤弹药带回准备抗俄。

俄军进攻吉林南山——韩家管区之前，在吉林抓去了韩登举的堂侄韩绪堂，详细地询问了韩家状况，摸清了韩家的军事力量、驻防、经济、政治，尤其是黄金生产情况，为进攻南山地区做准备。韩登举闻之大怒，更加激发了抗俄的决心。他在桦树林子与江西设营，树起“四品统帅”韩登举大旗，并在常山屯北桦甸与永吉交界的蚂蚁岭上修筑工事，闭境自守。俄军为了进攻韩家领地，一方面派骑兵奔走于吉林与蚂蚁岭之间炫耀武力，另一方面给长顺施加压力，令其解除韩家武装。韩登举抗俄有保卫国家的一面，也有保卫领地的一面。韩家领地“广袤八百里”，拥有生产世界上优质黄金的夹皮沟金矿，不能拱手让给外国侵略者。韩家乡勇组建多年，经过训练，有战斗力，有保卫领地的能力，不但自己的军事力量较强，还有俄军占领吉林时逃到南山地区的振东营、国防营等武装力量。

10月11日，在俄军占领吉林省城20天的时候，韩登举的传令兵赵快腿，飞快地从吉林省城回到金城（地窖子韩家住地），向韩登举报告，俄军马队300多人向蚂蚁岭上扑来。韩登举当机立断，把防线从岭上向北移动五公里，设在三官庙与四间房之间，此地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咽喉狭隘之处，韩登举在三官庙内指挥战

斗。10月12日，当俄军逼近蚂蚁岭时，韩登举按照长顺的旨意，亲笔写了一封信交李哨官和书记员下山“讲和”。信的内容是：“警启者，刻闻执事带兵直进南山，当派李荫楨前往迎和，不必接仗，以免生灵涂炭。祈展限三五日，将军装归并齐楚，即便撤回……”，李哨官和书记员手执白旗，下山向俄军说明情况。俄军惨无人道杀死李哨官和书记员，蜂拥而来，突袭蚂蚁岭山口，妄图强行打开山口通路，进犯韩家领地。俄军的暴行打破了长顺提出的与俄军“议和”，以和平方式保护韩家利益的幻想，于是，韩登举便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违言抗命，决心抗俄。

俄军依仗装备精良，兵多炮重，十分骄横，企图一举突破防线，直取金城。当俄军进入三官庙防线伏击圈时，四门“老母猪”炮对准在狭窄山路上前进的敌人，众炮齐发，发出“轰”“轰”的巨响，震撼了山谷，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横尸遍野，顿时乱作一团。这时各种枪炮一起猛烈开火，敌人死伤惨重，败回吉林省城。

俄军撤回吉林，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扩充兵力，准备再犯南山，与韩登举决战；另一方面，给长顺施加压力，以迫使韩登举就范。同时散布流言蜚语，说韩登举要独立，自称“小王子”，离间韩登举和长顺的关系。韩登举则针锋相对，于10月27日致信禀明长顺：自从率部队开赴吉林南山，“非有意自保，然即为子民”，如今俄军大举犯境，南山数十万乡亲的生命财产已为刀俎，“值此时势不能袖手”，实欲卫国立功，而抗俄守土全赖手中的武器，“籍资护卫”，决不能轻易交出。同时，他认识到，“俄人狡诈反复无常，难免不借此挟制，又来攻打”，于是便亲自率兵在蚂蚁岭山口设伏，痛击敌人。

清廷投降俄人的方针已定，两天后，长顺假惺惺地写信给韩登举，对韩登举拒降的态度予以肯定。但指出：“领统一日不能到省，俄人一日不忘怀”，逼迫韩登举到省城议和。韩登举看了来信，仍坚持抗俄，拒绝去省城。俄人看韩登举迟迟不就范，几天后400多步兵，200多名哥萨克骑兵蜂拥而出，配有远射程重炮，向蚂蚁岭山

口扑来。当俄军要到蚂蚁岭山口时，韩登举率清兵、乡勇勇敢杀出，枪炮齐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败下山去。俄军失败后，调集炮队向岭上狂轰滥炸，硝烟和烈火弥漫了整个山口。韩登举一面指挥抗俄的清军、乡勇在巨石和大树下避炮，减少伤亡，一面调集两门六磅小炮和数门土炮向俄军还击。俄军以哥萨克骑兵为先导，轮番向岭上发起猛攻，守岭的乡勇顽强还击，殊死搏斗，“伤俄军甚多”，韩登举部伤亡也很大，小炮被炸坏。韩家武器除少数洋枪外，主要是“单打一”、“套筒子”和土炮，杀伤力不大。与有马队、机枪、重炮的俄军相比，处于劣势，而且人员、武器不能及时补充，相持数日，在俄军大炮的猛攻下，继续坚持有困难，为减少损失，韩登举下令退守到达营沟南岸，凭借松花江水势拒守。

在韩登举领导管区军民抗俄的同时，在海龙、通化、桦甸南部活动的王和达领导的义和团余部和农民起义军刘单子（刘永和）抗俄义军在海龙附近会师，提出了“除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正式组成忠义军，吉林南山的抗俄斗争钳制了大量俄军，在客观上为抗俄忠义军的成立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声援了韩登举的抗俄斗争。

俄军占领蚂蚁岭后，步步紧逼，向桦树林子进犯，直扑松花江口，在俄军涉水渡江时，遭到韩登举乡勇的顽强阻击。“与俄军相持，日凡数战”，阻止了俄军的东进。俄军大部队到达江岸后，部署炮队向韩登举的乡勇猛攻，并派骑兵涉水强渡，韩登举指挥练勇拼死阻止俄军渡江。在这个紧要关头，韩登举传令驻横道河子的左营前来增援。但左营抗命不援，韩登举坚持不住，只好退兵官街。俄军渡江，占领了桦树林子和金城，兽性大发，烧毁了韩家的两处住宅和火药库。俄军奸淫烧杀，施暴于百姓，烧杀的“火光昼夜不息”。韩军在山上望之，莫不咬牙切齿。韩登举总结经验教训说：“前日所为皆误，敌众我寡，何可与战，当是出奇以破之。”决定利用南山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用小规模的战斗，消灭入侵者。

俄军占领桦树林子、地窖子后，派兵 200 多人占领了夹皮沟金矿，准备长期占领韩家领地，掠夺黄金。为了打败俄国侵略者，韩登举改变了战略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消灭出来巡逻的敌人。于是韩登举将练勇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三五人一伙，埋伏在林中，活动于敌人住地周围，出没无常，惩治敌人。《南园丛稿》在记述小分队战斗情况时说：“人各怀枪挟弹，蛇行獠附，散伏荒岩丛薄间，约伺俄人出，则狙击之。”^①“俄人即胜韩军，屯营金城，遣兵四出，穷搜诸林落，然出者常多失踪，迹之则皆断头折足者，横尸林壑中”^②。韩登举将练勇化整为零，埋伏于林中，不断地消灭出来巡逻的敌人，几乎俄人出来多少，消灭多少，打乱了俄军长期侵占南山的计划，使俄军指挥者气极败坏，又调哥萨克骑兵队来增援，韩家练勇弄得敌人在林中兜圈子，使敌人疲惫不堪，并予以歼灭之，使得敌人巡逻队几乎全队覆没，无一生还”^③。迫使俄军撤离金城，退缩于桦树林子、夹皮沟两个据点。韩登举乘胜出兵，袭击敌人，使俄军不得安宁。有时在蚂蚁岭山口设伏，袭击过往之敌，曾一度造成俄人不敢通过此路，探报皆阻隔不通，造成据点中俄人以瓮中之鳖的处境，日益恐慌，被迫撤出南山，步步为营，败回吉林省城。

俄人的武力征服韩登举失败后，便展开政治攻势，通过长顺对韩登举施加压力，迫使韩登举出山投降。按理说，这是韩登举不能接受的，胜利者不能向失败者投降。长顺叫韩登举来吉林“议和”的实质，是对俄人斗争由军事转向政治。政治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长顺屈服俄人，俄人当然不能屈服韩登举，俄人要在政治上制服韩登举。俄人看韩登举不来省城“议和”，便乘机造谣说韩登举拥兵自立“小韩国”，破坏韩登举与清政府的关系，促使清政府出面干涉。俄人继续向长顺施加压力，长顺每与俄人谈判时，俄人总是在南山问题上纠缠不休，十分棘手。长顺没办法，又给韩登举去信，长顺在信

① ②③张相文《南园丛稿》第3页

中说：“然南山兵营一日不散，谣言一日不息……且该统领短一日不到省，俄人一日不忘怀，”表现出一副奴才相。1901年6月7日，清政府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于1902年3月15日，长顺与俄国代表留巴签订了《新订吉林开办金矿条约》。于5月5日，长顺与俄国外务委员润特廓福商订了《探开夹皮沟等处金矿合同》。长顺背着吉林南山人民将夹皮沟金矿拱手让给俄国侵略者。1902年夏，俄国矿山技师阿基尔特、门什葛夫带着条约文本和长顺给韩登举的指令来到夹皮沟，要与韩登举共同经营夹皮沟金矿，当即遭到韩登举的拒绝，谈判十天，没有结果。俄人再次向长顺施加压力，声称长顺不履行条约，要求对发生的严重后果“负责”。长顺严令韩登举出山与俄人“议和”。8、9月间，韩登举带着高喜之（翻译）、李洋等在吉林三江会馆与俄人谈判。俄军在侵占吉林南山时遭到失败，对南山人民代表韩登举自然不敢轻视。但为了达到霸占夹皮沟金矿的目的，“乃曲意与韩登举交欢”。在谈判中，俄方被迫同意保留韩家的部分练勇和武器装备。为了与其他武装相区别，特发给韩家练勇每人一块长六寸、宽二寸的木牌，正面刻有“乡勇”字样（背面是俄文），以证明其身份。韩家练勇有维持南山治安的权力，俄人不得干涉，俄人赔偿韩家的损失费，这标志南山人民抗俄斗争取得胜利。由于长顺对韩登举施加压力，向俄做出让步，使俄人取得了夹皮沟金矿的开矿权。

在谈判中，长顺命人强行将韩登举请到私宅，设宴款待，透露清政府已投降外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经过长顺的“开导”，韩登举认识到：朝廷投降，胳膊拧不过大腿，朝廷既然如此，也只好顺水推舟了。经过长顺的“调停”，在谈判中韩登举才做出一些让步，韩家与俄人武装冲突立即停火，结束敌对状态。韩登举将在战斗中缴获俄人的200多支各种枪支，如数退给俄方，俄方向韩登举赔偿一万吊，作为俄人烧毁韩登举桦树林子、地窖子两处住宅的赔偿款。韩登举拿俄人赔偿费一万吊后，请来河北的高级木瓦工，

大兴土木，重建高标准的桦树林子、地窖子两处宅院。在建筑中工艺高超，选料精良，建成的住宅十分豪华，如同官邸。

间岛边疆助战

吉林省的延边地区，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中朝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悠久。道光、咸丰年间，贫苦的朝鲜农民越过国界线到中国的沿江一带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与当地的满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团结互助，开发边疆农业。鉴于这种情况，清廷和地方政府也未加制止，允许朝鲜农民渡江到中国边疆居住。1870年，朝鲜北部发生大水和冰雹灾害，大批朝鲜农民涉水到两江北岸中国土地上居住。到光绪初年，渡江的朝鲜农民已达相当的数量。据吴禄祜在《延吉边务报告》中说：“当时在延吉境内韩民约有五万余户，华民不及其四分之一。”“然斯时，韩民越垦者，皆自知冒禁私垦，尚无覬覦中国土地之心也。”自韩皇奏请刷还流民，地方官遂将韩皇意旨出示晓谕，韩民以迫于生计，难归故土。

十九世纪后期，鉴于帝国主义侵略，危害中国边疆，清政府为了充实边疆，索取兵饷，逐渐将“封禁”政策改为“招民开垦”政策。1881年设吉林垦务局，又在珲春、延吉（局子街）、东沟等地设置招垦局，后来增设延吉厅。这时，延吉一带已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汉、朝各族人民生活在这里，团结奋斗，结成深厚的友谊。

所谓“间岛”问题，纯粹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边疆事端，蓄意侵略中国制造出来的。“间岛”原名“垦岛”，是指图们江北岸光霁峪附近的一块滩地，不是指整个延吉地方说的。光绪初年，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双方勘定国界，确定该地方为中国领土。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膨胀，不顾历史事实，借“垦岛”旧名，肆意扩大范围，捏造出一个所谓的“间岛”悬案来，企图吞并中国延吉的一片土地，其地域包括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

北的五、六百华里长的狭长地带，相当于日本的九州岛的面积。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遣斋藤季治郎多次潜入延吉厅地盘进行“调查”，刺探情报，为其侵略行径制造舆论。斋藤久居中国，会说华语，号称“中国通”，日俄战争中，曾任日军参谋长，是一个侵华老手。1907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内阁会议的“一一号机密文件”，准备设立“间岛督务厅”，以“保护韩人”为名，挑起一场严重的“间岛”边务争端。这时，日本的朝鲜统督府、外交部驻华公使馆、奉天总领事馆、吉林、长春等地领事馆，以及日本驻俄、美、英等国的公使馆，进行频繁的联系，围绕“间岛”问题进行交涉，分别对各方面施加影响，搜集各方的情报，这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6年，清政府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为了编练新军，加强防务，徐世昌奏请清政府要他早就熟悉的吴禄贞担任督练处监督。

吴禄贞来到沈阳，与张作霖交上了朋友。张作霖听说吴禄贞要去吉林考察边务，便对他说：“我有一个绿林朋友叫韩登举，现在奉吉两省交界的夹皮沟，自祖父韩边外于道光年间在该地淘金、打猎、挖参，发了大财。后来，韩边外的伙伴都回老家了，唯独老韩家留在夹皮沟，传了三代，到韩登举这辈儿，更是仗义疏财，很讲绿林义气，广交绿林豪杰。你到那里去，一定要见见他。”吴禄贞听了，满心欢喜。当即张作霖命人按照绿林的规矩，给韩登举写封长信，让他对吴禄贞热情接待，而对吴禄贞去延吉之事，只字未提。

所谓“间岛”地方，属于吉林将军治下的宁古塔副都统和珲春副都统管辖的地方。吴禄贞去延吉处理边务，首先要到吉林省城会见吉林将军，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制定方案，再起程前去。

1907年6月，吴禄贞和助手周维桢、李思荣及6名测绘员，从吉林省城出发，经过敦化县、延吉厅、珲春城，涉图们江，登长白山，再经过桦甸的夹皮沟，回到吉林省城。一路“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穷极边寨”，倍尝了艰辛劳苦，历时73天，行程2600多华里，对延